

七

42  
35  
42

準貴

西匈奴叛服

諸羌叛服

十二月虜漢塞外參狼羌降

鮮卑寇邊

韓建濟立

梁氏立夏

鑑紀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七

兩匈奴叛服

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次卽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薁鞬曰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稽聞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蓋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

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曰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求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克復邊郡。帝從之。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菴將兵萬餘人

擊北單于弟薁鞬靡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靡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懼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與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

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千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處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至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各萬匹。歲以爲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修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上乃悔前徙之。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

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龜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旣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僕驪耳目北單于惶輒謝曰。自擊二虜。齒饑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五月。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又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

勿受其使。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猶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貧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

昔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備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足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二十八年秋八月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

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橐草弁上  
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  
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徃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  
自相讐隙竝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  
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  
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擣衆向南款塞  
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  
請兵將歸帰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  
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  
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  
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

呼韓邪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  
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  
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縉  
五百匹弓鞬鞬丸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  
右谷蠡王雜縉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  
所賜呼韓邪等瑟室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俟安  
方慮武節以戰攻爲務罕慙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  
齊暇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邊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中元元年十一月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爲丘浮充  
鞮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縉綵是後  
遂以爲常

二年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爲伊伐於盧鞮單于  
明帝永平二年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爲醜健戶  
遂侯鞮單于

五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  
之

六年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爲丘除車林鞮單于  
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爲湖邪尸逐侯鞮單于  
七年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輩其交通不復  
爲寇許之

八年三月越騎司馬鄧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  
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  
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小骨都  
侯等知漢與北虜交通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  
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同候果得須卜使人乃止言  
宜速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管以中郎將  
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匈奴雖遣使入貢而殺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  
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  
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  
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  
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

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鳥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眾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丘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十五年夏四月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大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畤侯耿忠等

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祿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比虜未有置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爲駙馬都尉固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爲秉副耿忠爲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肅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比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伊吾盧城耿秉彭秦擊匈奴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水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形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爲涿邪山不向雲中

見虜而還形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形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歿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薄土所得物身自詣兵車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其陳遺言帝雅重形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目相鱗錯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十七年冬十一月奉車都尉竇固定車師而還奏復置西

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

十八年春二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十一月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

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發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閼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

與謂者王蒙皇帝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  
七千餘人以救之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充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何  
以消復旱災校書郎楊終上疏曰聞者北征匈奴西開三  
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  
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卒融鮑  
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  
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  
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厔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  
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  
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

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  
之役樓蘭之屯兵父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酒泉太  
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二千八百級  
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闕寵已歿謁  
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  
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  
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  
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  
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  
乏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  
三人衣屢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

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直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 冬十一月北匈奴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是歲南部大居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是歲南部大饑詔粟給之

三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八年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欵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十二月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貢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

頭乘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由上郡鈔之大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雖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南單于長宛單于汗之子宣立爲伊屠於閭鞮單于 冬南單

之遣兵與北虜溫禹犧士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大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等以爲不可許司徒相虞及太僕袁安等以爲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君當還生口者貴爲不忠處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

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  
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門言行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  
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  
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  
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  
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  
如常科

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大亂屠闐諸等五十八部口三  
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二年三月南單于宣死單于子之弟屯屠何立爲休蘭戶

逐僥軒單

五月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

秋七月南單于上高骨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  
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  
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  
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分道竝出期十二月同會虜  
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  
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  
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  
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猶極天下  
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  
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

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禮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探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靡萬民遷徙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捐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會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事見竇氏專恣內無功劳之當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一覩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以禦南虜則坐火上略去安卽

危矣誠不可許會竇憲遣客刺殺齊殲王子都侯暢太后怒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事見竇氏專恣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捐賣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達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列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惧安愧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天憂陛下方在諒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

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  
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  
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  
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  
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  
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爲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  
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  
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  
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漢  
人之命不鄙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  
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建騎

都尉朱彌議郎左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  
爲憲弟篤景並起宅第勞役百姓又御史何敞上疏曰臣  
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晝之耻此二辱者臣  
子所謂相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今匈奴  
奴無迎節之暴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  
鎮第彌街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  
道輒廷佳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  
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  
困書奏不省

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綽陽塞皆會涿山憲分遣

副校尉閣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單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皮革亂汜諷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條陳韓邪故事單于喜悅辭將其衆與諷同還私渠海間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韃王率貴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三年夏五月竇憲遣副校尉閻瓈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

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

秋七月比單于以漢遂亡

侍第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

冬十月竇憲

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比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襲擊比單于夜至圍之比單于被創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忻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

三年春正月竇憲以比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

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瓊爲粟邑  
侯初北單于旣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  
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賣憲請遣使立於除鞬  
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  
等以爲可許袁安在隗奏以爲光武詔懷南虜非謂可求  
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旣定  
宜令南單于及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  
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憚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  
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  
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  
空盡比房輶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

矢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  
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懼  
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  
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實過倍是乃空盡天下  
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  
負執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  
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綬使中  
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  
五年初賣憲旣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

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手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破滅其衆  
十一月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官第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無稱譽及爲單于單于適之子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議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皇甫校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輓金吾朱微行度遼將軍時單

于與中郎將杜學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領西河大守令斷單于草單于無苗自聞崇因與朱微上言南單于方同踈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直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晉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發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令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微及西河太守并歷覘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貸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當則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

將盧落入曼相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處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爲亭獨戶逐侯鞮單于 夏

五月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稼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箕鞬曰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幕北

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

討之時南單于及申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 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

滿夷令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

八年五月南匈奴右溫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 秋七

月度遼將軍龐奮驛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十年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爲萬氏戶逐鞬單于

十六年十一月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荅其使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太后亦不荅其使加賜而已

安帝永初二年六月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

九月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

冬

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五營及邊一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雄變擊南

匈奴與鞬曰逐王破之

四年春正月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慬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于自將迎戰慬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

二月南匈奴寇常山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

柏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慬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譏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會熙卒卽拜梁慬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

延光二年鮮卑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桓與

韓田逐王戰死殺千餘人

三年夏四月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鞬單于順帝永建元年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三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爲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永和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紀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羨稷殺朔方代郡長史

夏五月

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竝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

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竝謝罪竝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 下獄免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二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

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賈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九月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曉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綏等戰於馬邑斬首二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綏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

漢安元年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復反寇掠并部

二年六月丙寅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呼蘭石戶逐就單于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士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酒角抵百戲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入刺殺句龍吾斯

建康元年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

桓帝建和元年南匈奴兜樓儲死伊陵戶逐就單于車兒立

元嘉元年夏四月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

衍王引去

末壽元年秋南匈奴左鹿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羌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免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侍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奧丘擊奐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

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諸部竝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膺揚之任雖歿躬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瘠埆民數更冠屢空家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蝗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與金錢寶以爲民惠平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凶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錄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斂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嘗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

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  
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  
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  
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  
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  
遼將軍門引屯赤阯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冬發亡去奐安  
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灌誘烏桓陰與和  
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  
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  
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諸羌叛服

漢光武建武九年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  
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  
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披髮左衽而與漢人  
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  
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  
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置護羌校尉皆持  
鄙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郡吏譯通導  
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  
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

十年冬十月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蓋延等  
進擊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振飢乏隴右

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十一年夏先零羌寇臨洮來歛薦馬援爲隴西太守擊先零大破之

冬十月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如令羌有隍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而悉從之十二年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

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

中元二年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湏吾立附落轉盛秋湏吾與弟湏岸率衆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明帝永平元年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孝章帝建初二年初安夷縣吏略妻單湏種羌人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長二種相結爲寇於是燒當羌豪湏吾之

子迷吾率諸種俱反敗金城太守郝崇詔以武威太守北  
地傅育爲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  
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秋八月遣行車  
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射士  
三萬人擊之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  
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衆皆降唯  
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

三年春正月馬防擊布橋大破之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  
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人勒姐燒何等  
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恭嘗以言事忤馬防監營謁者  
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元和三年秋八月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  
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  
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  
隴西太守張紂放遣之羌卽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  
河北歸義城

章和元年春正月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爲其新降  
不欲出兵乃募人聞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  
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  
軍迷吾聞之徙盧落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塊  
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  
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紂爲校尉將萬人

屯臨羌

秋七月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紂

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紂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紂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眾熾盛張紂不能制

二年冬十月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紂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紂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因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无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士乃是以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卷教諭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谷頗嚴谷衆悉離散

和帝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岸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

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塉壁而已

四年冬十月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傖嘆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爲護羌校尉欲以因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單缺詣和尚自送至塞下

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六人護送至虜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其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五年十一月護羌校尉貫友遣譯使御名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焚逢留大河築城塉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

八年十二月護羌校尉貫友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敗充兵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九年閏八月燒當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晉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使詔遣行征西

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竝會迷唐懼棄老弱并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十年冬十月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儒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彊領世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

十二月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

十二年秋九月燒當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還唐以漢作何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皆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多賜迷唐金帛令耀敷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復叛晉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十三年秋八月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鮒與金城太守侯羈及諸郡兵屬國羌胡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糜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

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營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安帝末初羌年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于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

以怨忿及騎都尉王弘西迎西域都護段禧發金城龍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徂郡縣迫促發遣群羌惶遽也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犇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漁離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龍道時羌歸附既又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杖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十二月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大屯漢陽以備羌

二年春正月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人擊敗

驚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梁懂得敦煌迎詔懂得留爲諸軍援糧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其能脫者十二三進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得降並慰譬遣還故地。冬鄧驚使任尚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濱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羌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法輸作若麌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方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耕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每望來秋百姓力已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

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驚宜且振旅留往西校尉任尚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幹北之耻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驚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驚爲大將軍。漁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懂得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卽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

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丘殺三輔仁戰數不利當前勒姐羌攻沒破羌縣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

四年二月漁零遣兵寇襄中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襄中任尚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乘涼州并力把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敝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卽中陳國虞訥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嘵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上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資晉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

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士雄桀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督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三月先零羌復攻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崇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秋七月騎

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

五年春正月先零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

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陸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鬻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蹶刦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復以任尚爲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乃罷孟津屯

秋九月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

六年六月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于零昌五年尚少同種狠莫爲其計

策以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

七年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獲首虜千人

元初元年三月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塉壁設鳴鼓以備羌寇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九

月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之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破之   冬十月涼州

刺史皮揚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

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率衆降參遣詣闕賜璽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今居通河西道

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秋九月尹就

擊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

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竝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   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旣失期

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愷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惲智能宜宥過責效

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孰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龜曰增倍之羌不敢逼或

問曰孫臏滅龜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龜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執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

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  
詔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二年米石  
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三  
年夏五月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  
斬首八百餘級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  
於丁奚城九月築馮翊北界俟鳴五百所以備羌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毀  
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

四年春二月任尚遣當闖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封榆  
鬼爲破羌侯六月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  
州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九月護

羌校尉任尚復募效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追  
王冬十二月甲子任尚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  
俱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斬  
首五千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  
隴石平

五年冬十月鄧遵募上郡全毎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封雕  
何爲羌侯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  
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犯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  
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  
鄧遵爲武陽侯邑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  
永寧元年春三月沈氏羌寇張掖神夏六月護羌校尉

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前種大豪饑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初當前種饑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建光元年春護羌校尉馬賢召盧忽斬之因放丘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秋七月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無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督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還湟中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鳴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延光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馬賢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衆散遁十一月燒當羌麻奴饑困將種衆詣漢陽太守耿种降三年九月燒當羌豪麻奴兄弟罪苦立順帝永建元年二月隴西鍾羌又校尉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六年秋九月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群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徵備續上移屯田

遠湟中羌意乃安

陽嘉二年秋七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種 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四年二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永和三年冬十月燒當羌那離等三十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四年三月燒當羌那離等復反

夏四月癸卯護羌都

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

五年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稟爲涼州刺史機等天性 刻多所擾發旦凍傳雜種羌遂反攻

金城由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泣坐微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又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且凍羌寇武都燒臨關 初上

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

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  
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  
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  
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旦凍羌戰于射姑山  
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輩唐羌寇隴  
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三月武都太守趙冲

追擊輩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沖督河西四  
郡兵爲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  
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  
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

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事故江湖之人群爲盜賊青  
徐荒饑禍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  
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  
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  
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  
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西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  
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  
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  
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孰巧便臣已更知可不煩方寸之  
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  
不足以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

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輦唐羌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 秋九月諸羌寇武威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

馮翊 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

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漢安元年冬十月罕羌邑落五千餘戶詣趙冲降唯燒何種據參緣未下甲戌罷張喬軍屯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緣破之 冬閏十月趙冲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

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擊羌到建威鹽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詔封冲子爲義陽亭侯

冲帝永嘉元年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

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或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湏狹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

平

桓帝延熹二年十二月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至羅亭斬其酋豪

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三年閏正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

三月冬十一月

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段熲擊破之

四年六月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

冬先零寒沈

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一州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闕代爲校尉胡闕無威略羌遂墜梁覆沒營

鳩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憲轉盛泰山

皇甫規上疏

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群羌竝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豫籌共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大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巢至于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灤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觀降者十餘萬

五年三月沈氏羌寇張掖酒泉旱雨規發先零諸種羌共

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  
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  
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  
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竝老弱不任職而  
皆倚恃權貴不遵灤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  
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饑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  
降

十一月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 皇甫規持節  
爲將還督鄉里旣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  
與交通於是中外竝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帝  
璽書誚讓相屬規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蠭戾舊都  
懼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 稽首所省之費亦億以

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此  
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師南  
征又上郭閔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太辟凡此五臣支黨半  
國其餘墨綏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  
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贊馳車懷糧步走交太上御召豪門競流  
謗讟云臣私報諸羌雖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  
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  
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  
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  
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  
門而名成功立厚如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

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悊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擊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大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六年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宜充舉事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爲度遼將軍以規爲使匈奴中郎將 西州吏民守關爲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冤者甚衆會漁陽等諸種羌益熲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爲護羌校尉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八年春正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弄破之 閏五月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

九年秋七月鮮卑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詔復以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先零圍祋祤掠雲陽當前諸種復反段熲擊之於鸞鳴大破之西羌遂定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殺千餘人 各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

靈帝建寧元年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  
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  
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  
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  
參思術畧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  
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  
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  
散入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彊敵耳臣以爲  
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  
白刃加頸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

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劫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  
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  
二千餘里匈奴諸羌竝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  
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  
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  
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  
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  
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斬  
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采聽如  
所上願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與先零諸羌戰八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懼乃令軍中

是鋒利刃長矛山挾以彊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  
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  
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  
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  
且賜頬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  
物增助軍費拜頬破羌將軍六月段頬將輕兵追羌  
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  
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秋七月頬至涇陽餘寇四十  
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  
雖破餘種難盡段頬性輕果慮賓敗難當宜且以恩降可  
無後悔詔書下頬頬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輕弱易

制所以比陳黑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  
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贊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  
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丘累  
見折劙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蓋山谷廣大不可空靜  
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  
外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久覆  
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  
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穰  
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  
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洛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  
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劙案奐爲漢吏身當

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猶敵誕  
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  
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  
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  
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  
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令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  
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  
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五月詔遣諭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  
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應營復爲盜賊不如乘此

放兵執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  
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  
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  
不欲復令散定 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

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啞枚夜  
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  
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  
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  
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  
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  
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

通鑑卷第十一  
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卷十

四十五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稟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芟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寃故也叛而不卽誅者將帥非異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羣賊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羣賊之民亦將蠭起而爲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

爲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鮮卑寇邊

漢桓帝永壽二年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畧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郤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武威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齋寧書詔頗頗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

以爲信然乃入追頽類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六月鮮卑寇遼東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爲度遼

將軍

九年春三月詔徵張奐爲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爲度遼將軍

五月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

冬十二月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

受而寇抄滋其首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靈帝建寧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冬十一月鮮卑寇并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并州

嘉平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寇并州

二年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

遷育爲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四年五月鮮卑寇幽州

五年鮮卑寇幽州

六年夏四月鮮卑寇三邊

秋七月護烏桓校尉夏侯

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得爲將軍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白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虜遠數千里間官民俱震猶有悔焉况卒人財乏之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彌縫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闢塞不築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擊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當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築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夫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跋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蛇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

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軍徵下獄贖爲庶人十二月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刦質載以擊騎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

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自上歸葬帝遣使弔慰封鄃侯苞辭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光和元年十一月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緣邊莫不被毒三年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伐立和

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射殺之其子騫  
曼尚幼兄子兜頭立後騫曼長大與兜頭爭國眾遂離散

嬖倖廢立

漢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初帝  
夫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群臣無知者  
及衛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  
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卽皇帝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太后臨朝

殤帝延平元年三月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  
常山王章始就國太后特加慶以殊禮慶子祐年十三太  
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耿姬

况之曾孫也祐母憲爲左姬也

八月辛卯帝崩太后

與兄車騎將軍騫兄弟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騫  
持節以玉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祐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  
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引拜祐爲長安侯乃下詔以祐爲

幸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卽皇  
帝位太后猶臨朝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

安帝永初元年自和帝之喪鄧騫兄弟常居禁中騫不  
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

夏四月封太傅張禹

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騫城門校尉鄧悝虎賁  
中郎將鄧弘菑郎鄧閭皆爲列侯食邑各萬戶騫以定  
策功增三千戶騫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閼詣

闕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食殮帝孩抱養爲口子故立焉及殮帝崩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爲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冬十一月丁亥竟自殺。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元初二年十二月鄧弘卒封西平侯詔封弘子廣德爲西平侯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

五年太后弟悝閭皆卒封悝子廣宗爲葉侯閭子忠爲西華侯

建光元年春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

太后鄧氏崩

四月尊帝嫡母耿姬爲丘陵大貴人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河間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閨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閭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鄧應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旅

免歸歸故郡沒入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遠遠郡  
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駭爲羅侯五月庚  
辰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  
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閨后同  
產得留京師復以耿瓌爲度遼將軍徵樂安侯鄧康爲太  
僕內申貶平原王翼爲都郡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  
門自守由是得免大司農京兆宋寵痛罵無罪遇禍乃肉  
袒輦轍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  
忘孝同心夏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遂位  
歷世外戚無能與比嘗享積善懷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  
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鞫訊遂令駭  
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冤魂不返逆  
天感入率十喪氣宜收還家次寵極遺派奉承節以謝  
亡靈眾庶多爲駭稱枉者帝意頗悟乃謫讓州郡還葬駭  
等於北芒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帝以耿貴入兄牟平  
侯寶藍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四子皆爲列侯宋氏爲卿  
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史十餘人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爲  
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以爲  
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閔爲雍鄉侯閔京並遷中常侍京兼  
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苗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  
聖文伯榮勳勳動內外競爲侈霍伯榮出入宮掖傳河姦賂  
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是

以唐虞後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嘗憲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心恚而伯榮驕淫不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爲妻至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弟及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文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諱諱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尚書廣陵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綏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掌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狐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鑿寧無摧折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卓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歛天下之財積無

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  
叛既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  
黨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  
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帝數遣黃門常侍  
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  
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益溢兗  
豫蝗蠣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  
姓不足府帑虛匱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  
使致詔達陵未車騎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問  
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一千石至爲伯榮獨

拜車下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倚徵役無度老弱相  
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  
間訏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  
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爲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  
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  
嫣託副車之乘駘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  
之誅臣願明主察大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  
千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  
趙昌諸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  
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  
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

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二年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爲野王君 冬十月甲

戌以司徒楊震爲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爲司徒大鴻臚耿寶自候震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擅動輕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爲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爲一 重竟街雕修繕飾窮極

巧技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爲費 曰億周廣謝惲兄弟國照肺朋枝葉之屬依倚近倅後後之人與之分咸基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鉗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譁譁爲朝結譏曰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十二月戊辰京師及郡國一 地震

三年 初樊豐周廣謝惲等皆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入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樓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

官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倅臣未崇斷金驕溢踰灑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地動之變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木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聞殷因古王小人怨言則還曰敬德今趙騰所坐漢書誤載豈無子房之法耶犯瀆知差乞無虧除全騰之命以誘知非興人之言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終

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築宅第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震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占星變逆行遂兵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懶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便時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恐之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凡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效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更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蕭

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太僕征羌侯來歷曰耿  
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傷害  
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歎歎之曾孫也 秋八月辛巳  
以大鴻臚耿寶爲大將軍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  
母王男厨監邴吉等殺之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爲  
歎息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閭丘泰造虛無太平上名謫太子及  
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皆以  
爲當廢太僕來慶與太常相馬廷尉樊爲張皓議曰經說  
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  
遷忠良保傅轉以中興後廢置事此誠聖恩所宜宥  
留惠不從焉郁之子也張皓退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

太王譏逆傾覆戾園孝武文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  
術名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皇傳之教可遽責卒書奏不省

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居於德陽殿西鍾下  
來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宗正劉琨將作大匠薛皓侍中  
閻丘弘陳光趙岱施延大中大夫九江朱張等十餘人俱  
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  
督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固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  
等不識大典而與群小共譖譖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  
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之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  
貸若懷迷不反當顯刑立責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  
曰固宜如明詔歷憚然廷諸船曰屬通諫何言而令復責

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  
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  
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  
不得會見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  
水雨雹

四年春二月甲辰車駕南巡

三月庚申帝至宛不豫

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葬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  
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立太子爲駕道不濟墮王在內邂逅  
公卿立之還爲太常乃奉云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  
問起居如故縣行而薨庚子還宮辛未遣司徒劉嘉詣  
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

臨朝以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父等國公食立  
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濟  
陰子以廢黜不得上既而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群僚莫  
不哀之乙酉北鄉侯卽皇帝位夏四月閻顯忌大

將軍耿寶位尊權重風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  
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  
文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惲廣皆下  
獄死家屬徙比景貳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爲亭侯遣就  
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閻景爲衛尉耀  
爲城門校尉晏爲執金吾兄弟並處擢要威福自由  
冬十月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

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牛希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及長樂太官丞京兆三國等並附同於程江京謂閻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平顯以爲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  
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甲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械革大爲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閔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

達以李閔權勢積爲省内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刀脅閔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閔曰諾於是扶閔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二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意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候得李閔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衆少顯使與登迎吏士干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

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  
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  
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于兵鎮卽下車持節詔之景曰  
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脅  
遂禽之送廷尉獄卽夜死戍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  
乃幸嘉德殿遺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  
執金吾晏竝下獄諸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已未  
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  
實有封孫程等皆爲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  
王國食九千戶苗龍食五千戶彭愷署叔李建食四千二  
百户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季剛  
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允食一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  
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閨以先不豫謀故不計擢孫程  
爲騎都尉初程等入草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  
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草臺門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詣  
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  
匠來歷爲衛尉殺諷劉璋間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郎  
示張施延陳光趙岱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  
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  
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樂長夏珍皆坐徙朔方帝卽  
位並擢爲中常侍初閣顯辟崔駰之子瑗爲吏瑗以北鄉  
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曰沈醉不能得

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陳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怠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門生蘇武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令十二月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辟於華陰滻亭遠近畢至有

大烏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人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議郎陳禪以聞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咸以爲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叟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鄖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頽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奏之今諸閭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虛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群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上疏陳之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辛未皇太后閼氏崩八月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

勅奏程等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父留京都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洛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張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張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謫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爲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張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俟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上賜車馬衣物遣還田

三年冬十二月帝悉召孫和等還京師

梁氏之變

漢章帝建初七年 初明德太后爲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靈皇后無子養肇爲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宋貴人病思生免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爲厭勝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減親况降退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姪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內舍

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八年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恥之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漸致疎嫌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鼎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和帝永元九年閏八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旣死官省事祕莫有知帝爲宋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禮奏記三府以爲漢舊豐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

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動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曾貴人姊南陽樊調妻撝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第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撝乃知貴人在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昭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禮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內申葬章德皇后 九月甲子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諡曰恭懷追服喪制 冬十月乙酉改葬梁

太后及其姊大貴人于西陵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追封謚  
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  
傍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爲乘氏侯雍弟  
翟爲單父侯位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  
氏自此盛矣

順帝永建六年秋九月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  
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  
書馮翊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  
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穡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  
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  
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占占南求有德德同以年年

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  
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爲貴人常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  
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無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  
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曰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貴人梁氏爲皇后      夏四月  
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肅爲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  
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謾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  
以忠正得罪謾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  
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  
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

於危亡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  
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  
夏六月丁丑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爲  
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  
然但以爵位尊顯穎拔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捐故至願  
小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  
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  
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  
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  
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四年夏四月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商稱疾不起  
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卽拜商乃詣闈受命甫  
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  
爲從事中郎楊倫爲長史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  
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  
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誠令王綱一  
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  
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  
居職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  
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  
請以放弟禹爲雒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  
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友欲陷之中常侍  
張達遷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  
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  
父子我所親騰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達等  
知言不用懼追遂出矯詔收縛騰貴於省中帝聞震怒敕  
宦者李欵急呼騰貴釋之收達等下獄

四年春正月庚辰達等伏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  
將不疑爲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  
位昔晏平仲辭鄙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飧以定生  
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爲侍中

### 車都尉

六年春三月上已入將軍商大會賓客饗于領水酒闌經  
以麤露之歌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  
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  
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  
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分華道路祇增塵  
垢耳宜皆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晦朝廷不  
聽賜以東園祕器銀鏤黃牋玉匣及葬賜輕車介士中宮  
親送帝幸宜陽亭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  
爲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臣光曰成帝不能選  
任賢後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

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閭又甚焉

十一月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放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惲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懾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漢安元年秋八月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邵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訥縱恣無極多樹諂諛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參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臣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

謁侍御史河南宋高疾之復行案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入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入使奏章令考正其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詣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恩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歸死節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必然震怒期

兒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堯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重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謁之在郡一歲卒

建康元年秋八月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太子卽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丙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庚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

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曹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竝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擊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國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斥斥以懲不軌令輩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冲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梁太后以楊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秘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續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

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玉清蓋車迎讚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卽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心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旣怨又希冀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由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宿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繁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復

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惡莫

深於毀君固之過黨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冬十一月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嵩糾發逮捕傳上言冀由是恨嵩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嵩承之意實由縣吏懼譖畏罪追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起處處未絕嵩共飾匿莫復盡心太后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

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

質帝本初元年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間六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太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昌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諮詢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貳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憲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壽明德者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縣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 初平原王冀旣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冀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勝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

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  
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車會公卿冀意氣  
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  
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  
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薨太后先策免固戍說  
子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  
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  
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且卽皇帝位  
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

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  
之奮陽道勝陰道將負願荷軍專心公廟割除私欲廣

求賢能序遠佞惡爲皇帝置帥傳得小忠忠篤敦禮之士  
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  
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上今  
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往者惟將軍祭焉又薦种  
高樂巴等冀不能用穆惲之孫也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  
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  
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

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穎陽侯蒙爲西平侯冀子衡爲  
襄邑侯胡廣爲安樂侯趙戒爲廩亭侯袁湯爲安國侯又  
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

賢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卽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竝帶無功之綏裂勞臣之主其爲垂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逐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屢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官爲臧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爲太尉司空袁湯爲司徒

前太尉胡廣爲司空  宦官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  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鮒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立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曰當立王爲天子以嵩爲公臺罵之文刺殺嵩於是捕文鮒誅之有司劾奏嵩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平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鮒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賈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鉄鎗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固之枉與冀

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葬作章表融時在坐  
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  
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  
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  
持王室比隆文宣荷圖一朝深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  
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  
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皆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  
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歎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問杜  
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帝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  
聞哭者遂白太后收斂之亦死獄中冀奏固喬戶於城北  
四衢今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鄒亮尚未冠在提

章錄右秉鉞鎖闕上事是收固戶不報與南陽董班俱  
往臨哭守喪不去齋門高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  
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自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  
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計杜喬故掾陳留楊子號泣星  
行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爲賈門亭吏守護戶喪積十二日  
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子因詣闕上書并乞季杜  
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子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  
逐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異祐爲河間相  
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之亂思宋穆之言於是請種  
高爲從事中郎屬樂邑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和平元年春正月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  
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甲午葬順列皇后增封大將

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爲妖態以鹽惑冀冀其寵憚之冀變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洞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輶車游觀第宅多從倡伎酣驅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偏近縣起居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櫟所在調發生鬼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罪至死刑者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鬼轉相告巫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宗親冒名爲侍中郎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不遺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

使人復乘輶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  
朱穆自以冀故吏奉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甲伯之尊位爲  
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  
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謂  
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覓財皆當出民稼掠割剥糧食充足  
公賦旣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  
如虜或絕命於姦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首  
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  
昔永和之末續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  
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陽之間幾成太患幸賴  
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

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  
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興而馳同舟而濟與傾舟  
覆患實兵之豈可以去明卽昧復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  
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  
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旣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  
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  
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  
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取然素重  
穆亦不甚罪也冀造書詰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  
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時

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齋書詣京兆并貸牛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冀以病免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特不疑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尹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

路見者莫不嗤笑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讓位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污及以它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

尹梁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陽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輦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况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樂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亟終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是詔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憚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訛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政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棟柱邪傾墮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羈入以不能自急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樊公以來遠哀

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懲異務也俗人謂之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椅奪何者其頑士閭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弃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懷慘而不伸者也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

春秋褒齊桓懿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教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灋有微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尼連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駕甘銜四牡懷輶皇路險傾方將相勒鞬輜以救之豈暇鳴鑼鑿清節柰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文帝以嚴致平非

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臣光曰漢家之灋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灋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安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閏月帝欲褒崇潔眞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眞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眞前以

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又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劖履上殿謁讀不名禮儀比肅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永壽二年冬十二月封梁不疑子馬爲賴陰侯梁胤子桃爲城父侯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大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曰食之變名在六將軍冀聞之諷雒陽收考

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爲

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種昌爲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曹曰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執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寢衰后旣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追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

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

后于懿陵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

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營衛近侍竝樹所親  
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  
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  
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  
爲定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  
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  
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  
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荊  
州刺史辭冀冀鴻之出死車上送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  
冀冀託以七事腰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  
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  
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寧遵縣車之禮高枕願神傳曰木實  
繁者披拔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  
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  
冀知其詐求得客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  
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  
怒之敕中都官移檄僉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  
逃亡知不得免因輿觀奏晝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  
金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  
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章爲  
其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  
樂聞譏諫之言謂何左漢乃設畫過之更令將軍累世台

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梁元帝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寒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侯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杳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爲貴人。冀欲認猛爲其女，易猛姓爲梁冀。恐猛姊婿議郎邴尊沮敗，宣意遣客刺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密召袁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

左愬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愬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曰：「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

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

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廄騎虎賁羽林都侯劍戟士合千  
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董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  
董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董及妻壽節曰皆自殺  
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  
棄市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三千石死者數十人太尉  
胡廣司徒韓縝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官止長壽  
亭減死一等免爲庶人故吏僉復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  
爲空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左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  
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贊縣官斥賣谷三十  
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死圃以業

窮民

七卷終

